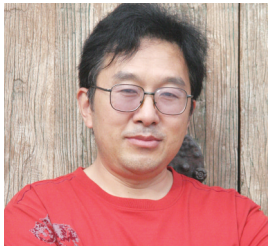


◇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



冯杰，诗人，作家，文人画家。获过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田园书》等十余部作品。

干 唠

二大娘骂人：“看到你就干唠(yu ě)。”

形容对一个人的印象、对事物不好的感觉。生理、心理上都可使用。

城里人只说“呕吐”，似乎城市的日子是在阵阵呕吐中摇摆而来。

“干唠”一语含有反胃之意。“乡村赤脚医生”孙贵仓是神医，论辈我喊舅，每次这位赤脚舅检查我的第一关，就是看舌苔上，能否冒出来十里长的草气，“望”“闻”之后，该“问”了：“你干唠不干唠？”

我说干唠。

这时刻他才再“切”。

乡村口语充满水分，也有“干湿”之分。干，含有“没有”“否定”“单一”“单单的”“纯粹的”“白白的”之意，修饰一种状态。如干嚎、干哭、干叫、干骂。请客时无所事事是“干坐着”，年底要账时是“干等着”，没有办法是“干瞪眼”。而“干唠”一词的状况及拥有的“适度”是欲吐却吐不出来的—种难受劲。

李大有在我们村当过

一届村委会主任，一天，他陪县里检查组酒醉归来，摇摇晃晃，扶着墙走，一边说“干唠”，一边在村东头那一座“吧嗒嘴庙”前倒地吐酒，恰好自家那只狗出来巡视，顺道把主人吐出的杂物一并吃下，狗便也跟着干唠了，随着醉倒。

第二天，村里孩子们早晨上学，见大街上有几个像课本上的分段镜头：

路上躺一人，一狗，皆醉。

一滩酒，一地阳光，皆醒。



◇ 营闲事 王亚专栏



王亚，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芙蓉》《雨花》《滇池》《散文选刊》等，出版有散文集《茶烟起》《营闲事》《声色记》《此岸流水彼岸花》《一些闲时》《今生最爱李清照》等。

忘 忧 斋

林洪《山家清供》里有一样清供名唤“忘忧斋(jī ī)”，春天采了新苗，热水焯过，加酱油和醋做成斋汁，或加肉末做成臊子。林洪引《古今注》说法，说这做忘忧斋的忘忧草也叫“丹棘”，或“鹿葱”。忘忧草本名“萱草”，或“谖(xu ā n)草”，“谖”即忘记。我们可没这么文气的叫法，就叫“黄花菜”。譬如花家姑娘做了宝玉的丫头后改名“袭人”，其实她本名“珍珠”。这一比似乎也不大妥帖，花珍珠到底没有花袭人更能让人记住，而人们吃凉拌黄花菜时未见得谁知道一个“忘忧斋”。

祖父在屋后开辟了一小块菜园，初夏专种黄花菜。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撒下种子，等再看时，已经一畦碧绿顶着一茬儿青绿青黄的小花苞了。黄花菜枝叶纤长碧绿，衬着墙根

深绿的青苔舒展披拂。秀颀挺直的茎擎着细锥形的花苞，在春末夏初的晨风里摇头晃脑。

黄花微微绽开便可采摘了。几乎大半个月，祖父天天清晨喊我起床去摘黄花菜。我一骨碌爬起，趿着拖鞋揉搓着惺忪睡眼，操起小米筛就往屋后跑。小菜园草间的晨露濡湿了我的脚丫子，沁凉沁凉的，所有睡意都跑掉了。

黄花菜叶的清香花的甜香，在清晨洁净而微微湿润的空气里，将人整个儿包裹起来。开始掐花了，握住整个花冠，轻轻一折，带露的花儿就落入小米筛。鲜黄花菜在水里焯一下便可入汤羹，滑滑嫩嫩，齿颊喉舌乃至胃肠都得了这芬芳的清供，顿感满肚子春光，熨帖而自足。

这种漫至肠胃的满足感便是黄花

菜之忘忧吗？若从字眼里理解为忘忧，我宁可信我的味蕾及胃肠功能，因为它们至今犹有对这种满足感的记忆。有多少淡淡的忧伤，也穿肠而过了。

在祖父手里，黄花菜也有N种做法。鲜黄花菜余肉或蛋，凉拌黄花菜这些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两样。他往往将鲜黄花菜晒干了，过年的扣肉底下卧一些，头碗大杂烩里除鸡肉蛋卷肉丸香菇木耳种种外一定不能少了它，炖一砂锅猪脚得以黄花菜来提些鲜甜味，或者干脆瘦肉切丝与干黄花菜炒一盘……可端出一桌黄花菜菜肴来。若真这么做一桌子，可得换它那文气一点的名字了，叫“谖草筵”。啊呀呀，实在勾出馋虫了。便相信，谖草大约真能忘忧，隔着年头回看时，尽是一些圆腴的口腹之乐。

凤 仙 花 开

是少年时候。12岁，青荷出水的年纪。

夏日黄昏沐浴后，一木盆的清水里掺有香皂和花露水的香味，被啪地泼在院子前。水像一件石青色的裙子在地面铺开，潮湿的水印子渐渐蔓延到凤仙花边。凤仙花也好像是十二三岁的年纪，粉嫩多汁。豆绿色的茎干一掐，指甲缝里便濡上一层湿润。

那一年，我们家简朴的院子前，就被我那样密密栽种了一排各色的凤仙花。沐浴后的我，穿白色的确良短袖上衣，下面是海水蓝的确良裙子，裙摆处镶了两道白杠。我端竹椅坐在凤仙花边，安安静静，等花开，等天黑月亮浮上来，等到夜露软软湿了脖颈上的痱子粉。不知道是凤仙花装点了我的裙子，还是我和凤仙花一起装点了乡下清静的小院。只知道，花是香的，我也是香的。

邻村有两个男孩子，放暑假，日日调皮，晒得精黑。有一日黄昏，他们走到我的竹椅边，磨蹭半天，说要摘几朵我的凤仙花，我摇头不答应。方脸的男孩子温温软软地说只要一朵，我一笑，他就蹲身挑了一朵。另

一个长脸的男孩子不甘落后，也挤过来要，我怕两个人一前一后要下去会摘尽我的花儿，再说我觉得男孩子摘花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就拒绝了。“他不给我，养个儿子没屁股！”长脸的男孩子嬉皮笑脸胡诌起来。我羞愤得要哭，刚沐浴过的身体，出了薄薄一层汗意。我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呀，长大还那么遥远，怎么能提什么儿子呢！我这样想着，那边他们已经探身摘掉一大捧的凤仙花，嬉笑着飞跑了。

多年以后，当我已成年，经历了粉红情事，知晓了凤仙花的花语是“别碰我”，再忆及从前那两个男孩子，只觉得他们像两只初次出巢笨拙采蜜的小蜜蜂。

18岁初恋，深深浅浅的情，像月亮下的一面湖水，兀自幽深无言。

黄梅天，江北的天空日日蒙在蟹灰色的幕布里，雨下得朝朝夕夕。他打着伞来我家，看我，和我说话。我坐在窗子前，背对着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梳着长长的发，心思又潮又软又艳。彼时，窗外的凤仙花在雨里乱乱地开，浓浓淡淡一片湿红和湿绿。他坐在木床边沿，后来又站起来，说

我家院子里有这样多的凤仙花，问我从前有没有用它染过指甲。当然染过。我还说这些凤仙花都是我从亲手栽的，后来种子落下来，代代繁衍，好多年了。说这些的时候，心底忽然掠过两个墨色的影子：那两个小花盗，如今已经中学毕业，出门谋事去了。

黄梅天的檐下雨滴是慢的，雨里的凤仙花开放是慢的，时光是慢的。我默默梳发，默默欢喜，彼此都无言。

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天，日日听雨，听得落落寡欢。一时兴起，翻箱倒柜，寻出一本画册来看。黛青色的茎干两边，是片片黄绿翠绿的修长叶子，当中一坨朱砂红——那是一幅凤仙花开图。

看画的时候，楼下人家的院子外草丛里，野生的凤仙花苗已经出土。我又想起从前：在老家的院子外河阪上，几个女孩子摘了凤仙花堆在小青石上，她们在轻揉花瓣，取汁染指。其中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子正对着同伴炫耀她戴在发间的凤仙花环，那是用狗尾巴草串起来的凤仙花环。她不染指甲，她要与众不同。

◇ 早禾忘忧 许冬林专栏



许冬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发表于《十月》《散文》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日暮苍山远》《养一缸荷，养一缸菱》《忽有斯人可想》等十部，及长篇小说《大江大海》等。